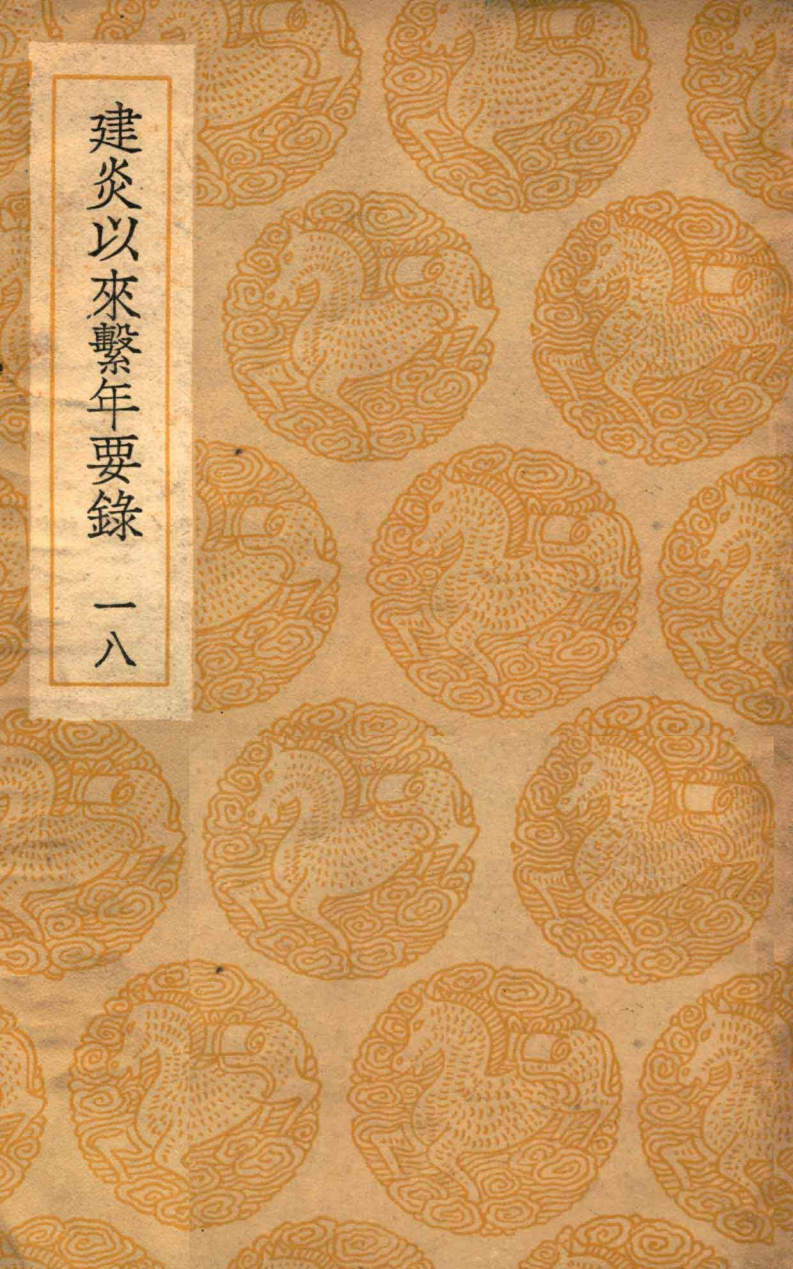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八十)

李心傳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八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李心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二

【紹興三十有一年】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無賴，私渡淮爲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

熊克小厓云：李寶子公佐，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今從徐宗偃兩淮紀實。

右朝奉郎趙學老通判秀州。

學老，野子，已見。

癸卯，故左朝議大夫李彌遜追復敷文閣待制，彌遜始坐詆和議謫籍，至是始復之。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覲復敷文閣待制，致仕。覲年八十矣。太學博士蔣芾、國子正芮曄並爲祕書省正字。

甲辰，左朝請郎馮時行知彭州。初，時行守黎州，上記其名，召赴行在。時行至建康，以疾不進，上疏言：敵決敗盟，望移蹕進幸建康，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爲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勢，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切，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爲盜賊，大事去矣。又沿邊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尙多闕疏，荆南兵弱，循、贛將士不服，李道節制緩急，豈能爲用？鄂州田師中老且病，上流重地，恐不可保，願以李顯忠代之。劉錡有威名，借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張浚憂患頓挫更

歷已無年少輕銳之氣。願陛下舍一己之好惡。勉用浚以副人望。決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效亦非小補。財用在今日最爲難事。宜省官吏。減州郡冗卒。陛下痛自撙節。獨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清心寡欲。疏遠閹寺。與賢士大夫骨鯁謀議之臣。共濟艱難。然後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十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敵莫能測。今敵使已還。臣料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臣紹興初蒙陛下召對。時敵旣敗盟。臣又以爲疑。至煩聖訓。以爲親屈己之意。然和議旣成。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今敵旣敗盟。臣又以其狂冒瀆聖聽。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疏奏。乃有是命。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王柁與在外宮觀。右朝奉郎知通化軍莫濛爲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時柁自言生長兵閒。諳練戎事。願得步騎五千。求試方略。因請至都堂白事。許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柁自到官。將淮上兵民分隸諸將。民情皇駭。今又狂率大言。侵將帥之事。柁遂罷去。初。詔淮漢郡縣籍民爲兵。柁在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民兵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燾旣受朝命。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爲保。五保爲甲。六甲

爲隊。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蚤暮之節。盡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里閭皆以武功相高。氣俗一變。旗幟總別爲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干楨。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遍百里。盜爲衰止。總首白事吏。無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爲驗。季宣。微言子也。此皆不得其時。因罷王桓遂奉聯書之。

乙巳。尙書省言。兩國使命往來。舊係盱眙軍前期差人議定禮數。今兩次大金金牌天使過淮。顯是守臣不職。兼慮倉猝祇備不及。卻致失禮。詔右朝散郎知盱眙軍周淙特降二官。

丙午。右奉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挈其孥渡淮南歸。因赴制置司議事。

丁未。詔婉儀劉氏可歸本家逐便。本開官吏竝發遣歸。合屬去處。官告令有司毀抹。和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幹辦皇城司劉伉提舉洪州玉隆觀。任便居住。

放劉婉儀事。史不旨所以。趙姓之遺史云。初。劉錡都統鎮江之軍。屢請決戰。用兵。朝廷猶俟金人先有釁隙。則以兵應之。故未許錡申請不已。

及除制置使。亦申請用兵。一日。汪應辰獻復和策。堅執和議。且言。國家自講和至今。未嘗有違闕。用兵之議。恐誤大計。繼先因閒見上言。今邊鄙本無事。蓋緣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喜於用兵。重斂邀功耳。若斬一二人。則和議可以復固。上不憚曰。是欲我斬劉錡乎。是時盱眙軍奏到。金人遣韓汝嘉直入盱眙館。口傳敕。不許奉使徐嘉渡淮。未有以處之。上在劉才人位。進膳不舉箸。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聖情。因何不憚。乃得應辰之策。繼先之言。才人侍上。因用言寬解上意。大抵與繼先之言相似。上怒。問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隱。遂具

說遣中人物色得繼先之言上大  
怒劉才人俄以他事賜第別居

駐劄

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傅選移江南東路建康府

戊申淮南等路制置使劉錡言新創踏射威強弓兵宰執乞推賞上曰此未可遽行不知威強與克敵高  
下如何今若別置名恐壞格法莫若且以克敵為準宗正少卿唐文若爲起居郎上嘗諭大臣以文若  
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騏才皆可用尙書兵部員外郎劉堯仁充右文殿修撰知池洲屯田員外郎韓彥  
直充祕閣修撰知□州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言論撰之職祖宗以待文學博習之士其後或  
以旌勸勞能未有僥倖躡至者乞令堯仁依舊充直祕閣修撰彥直依舊直顯謨閣赴任後有治效因以  
加之庶幾倖門不開詔可上因言祖舜在後省所言皆當陳康伯曰誠如聖訓

二人還舊職  
在此月辛亥

辛亥詔兩淮諸州起理二稅之外凡諸色科敷如天申節銀絹土貢銀人使歲幣亭館顧船貼撥等錢竝  
停罷因權刑部侍郎張運請也詔昭慶軍承宣使致仕王繼先令於福州居住用殿中侍御史杜莘老  
奏劾也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  
聞邊警日輦重寶之吳興爲避賊計莘老入見面奏繼先十罪大略謂繼先初係賤工負擔喝藥因奴事  
秦檜入拜其妻敍爲兄弟夤緣薦引遂得以薄術供奉陛下盛德至仁以顯仁皇后間餌其藥特加寵遇  
而繼先憑恃恩寵二十餘年恣爲姦惡乃於都城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以至侵官街塞運河其屋宇

臺榭皆高廣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僭侈如此。罪一也。專用給使李彥輩數人。強奪良民婦女。以爲侍妾。雖有婚姻。一切不顧。鎮江娼家女童。妙於歌舞。又作御前取索。至今尙在。罪二也。淵聖皇帝成喪之後。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謂之啞樂。罪三也。身聞金使之來。日輦重寶。載之吳興。罪四也。陰養無賴惡少年數百人。私置器甲。日夕教練。罪五也。繼先因其子守道。悅道累爲兩浙運司主管文字。遂盡籠公私之利。虧損官課。賤市絕產。多役禁兵。罪六也。受富民金鼎海舟。薦爲閣職。

事見二月辛卯

凡州縣治大

姦。興大獄。有力之人。厚齎金帛。以賂繼先。隨卽解免。罪七也。又於都城及他處佛寺。建立生祠。卽囑州縣蠲免科須。凡天下名山大刹常住所有。大半入繼先之門。又於北山招賢寺。因山作園。民間坵墓。悉令移掘。罪八也。繼先嘗強奪其姊真珠。直千餘萬緡。爲姊所訟。乃誣以姦罪。編管。罪九也。凡醫工技出其上。動輒沮格擠陷。故中外貴近。多爲繼先用藥謬誤。以致危困。罪十也。繼先過惡。臣特舉其大者如此。餘雖擢髮實未足數。上作而歎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武泰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安道。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守道。右朝奉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悅道。孫右承議郎直祕閣錡等。並勒停。凡繼先掠良家子爲奴婢者百數。悉還其家。籍其資以千萬計。壬子。詔嚮繼先山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焉。

趙鼎之遺史云。王繼先遭遇。在紹興中。冠絕人臣。權勢之盛。與秦檜埒。張去爲以下。猶不足道。大抵上以國事委之檜。家事委之去爲。一身委之繼先。所以繼先懣恃恩寵。靡所忌憚。及是。乞斬新進用主兵官。上不憚。劉才人因寬解上意。

與其言相似。上大怒。杜莘老探知上意。乃具白簡。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莘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因奴事秦檜。緣薦引。又顯仁皇后閒餌其藥。特賜寵遇者。非也。其所言十事。乃繼先之細過耳。繼先乞斬主兵官事。已具此月丁未。劉婉儀可歸。逐便注。宋史全文。進呈後。省繼先劉堯臣。韓彥直進職事。先是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楊邦弼同狀。乞劉堯臣仍舊祕閣修撰。韓彥直依舊直顯謨閣。赴任。候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幾倖門不開。上曰。依奏。

右通直郎直敷文閣劉

堯助換武略郎閣門宣贊舍人。從所請也。

癸丑。兩浙轉運司獻贖積錢二萬緡。臨安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曰。可椿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毋得科敷。如昔時羨餘。實資賊吏而擾吾民也。尙書禮部郎中王晉爲太常少卿。吏部郎中陳之淵爲祕書

少監。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史浩。試宗正少卿。祠部郎中兼建王府直講張闡。試將作監。兼職竝仍舊。詔皇子建王故妻咸寧郡夫人郭氏。追封淑國夫人。文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張掄。幹辦皇城司。

成忠郎閣門祇候張薤。充東南第四將。薤。掄子也。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王綸薨。有日。金主亮弑其母太后於宮中。初其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護國將軍遲嘉彥忠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其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卽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尙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

心如鐵石不變矣。卽酬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肩輿。鎮江城中香煙如雲霧。觀者填擁。右承議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清河口。實爲控扼之地。合肥扞蔽壽春。自古北軍。悉自渦口渡淮。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吾有。望速遣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淮東副總管李橫。浙西副總管賈和仲適來白事。皆共贊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

徐宗偃兩淮紀實。稱八月十一日至維揚軍前而趙鼎之

遺史。劉錡軍至揚州。乃在十五日乙卯。疑宗偃先至揚州也。

丙辰。國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劉藻守尙書祠部員外郎。浙東提鹽司言。温州積鹽數多不售。詔商人算請十袋者。增給二袋。卽本路住賣者。增一袋。仍限半年。以溫鹽水路由海道。陸路涉山嶺。客人少。肯請販故也。左承議郎方疇降一官。疇通判武岡軍。坐失察吏人減常平錢。法寺當私罪絞。詔貸命。除名編管。及秦檜死。疇訟枉於朝。再鞫得實。改正。猶坐徵文奪官焉。劉婉儀之未廢也。遣人諭廣州蕃商蒲瑠獻名珠香藥。而以承信郎告償之。提舉市舶林孝澤以非奉朝旨。執不行。且言於朝。詔毋獻。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卒。是日。金主亮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盱眙歸。諫亮寢兵議和。亮曰。汝與

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

丁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師中握兵久。且耄。緩急恐不可倚仗。上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爲鄂州諸軍都統制。

田師中之召。吳拱之除。日麻本不書。今以徐夢莘會編增入。會編稱拱九月庚辰交鄂州都統。去此凡二

十三日。

辛酉。百官受明堂誓戒於尙書省。上易純吉服。

壬戌。資政殿學士張燾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樞密都承旨徐嘉文。州刺史知閣門事張掄。自盱眙還行在。徐宗偃之在淮陰也。有宿遷民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爲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暨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相值於此。備陳海道曲折。謂舟船雖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水軍雖多。悉簽鄉夫。朝夕逃遁。一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願募人往來焚燒其舟船者。宗偃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以達。至奏邸。特空函耳。朝廷乃劄付宗偃根究沿路盜拆。後數日。乃知遞過山陽城下。爲郡中竊匿。宗偃復條書附嘉掄以歸。金人旣卻二使還。復求遣。仍令於九月中旬至汴京。朝廷報以三節人從。悉已放散。若再行收拾。恐趁期不及。俟非久賀正。當令嘉掄充使副。一就奏稟。

此節據除宗偃紀實。

亮不意朝廷與之絕。大怒。

濟南府布衣高禹特補右迪功郎揚州司戶參軍禹父廠知胸山縣魏勝之得海州也廠與奉直大夫知東海縣支邦榮皆欲迎拜邦榮京東人在金中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邦榮曰我本大宋之民今將安歸遂以縣降禹將其家之淮甸頗能言金國利害制置使劉錡遣赴行在遂有是命

徐夢莘北盟會編稱李寶至東海縣僞知縣高廠降

拜寶藏廠下海令其子禹挈家住淮甸案馮忠嘉海道記寶以此月壬辰發明州關澳十月庚子乃抵東海縣夢莘所記恐誤

是日劉錡在揚州得省劄諜報金以二十五日渡淮

謂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曰錡來日提師自天長趨盱眙君速歸語太守寶應以北日下清野勿留寸草有不如約當以軍法從事又謂轉運副使抗曰錡調人馬公主軍食各有司存毋相侵奪倘糧運乏絕非人情敢私抗與錡素不相下聞其言甚恐後三日宗偃至楚州金以是日渡淮之說已無驗守臣王彥融以未得制置司檄亦不聽宗偃乃白錡願以榮應右軍移屯城下又旬日錡遣統制官吳超以所部駐盱眙宗偃再以書乞留屯淮陰合兩軍共萬人淮民稍定

癸亥太常少卿王晉言三衙藏冰甚富而祭祀未嘗供冰望自今令供冰如故事從之右朝散郎知安豐軍向鈞轉一官知信陽軍降受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馮榮叔知興化軍

乙丑右宣義郎通判揚州劉祖禮知泰州

丙寅詔訪聞諸軍勘請回易處仍舊尅除或非理斂索竝行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初上念出戍官兵之勞出帑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軍士負回易子錢甚夥例以月廩取償不先除此弊緡出

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遂悉除軍債。

戊辰，上齋於文德殿。忠義人魏勝特補武翼郎，統制忠義軍馬。

趙姓之遺史，於是日即書勝除閑職，知海州，恐誤。

進士李坤言，北

界調發事宜，及金主遣張忠彥窺蜀，劉鄂窺漢南等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以奏，遂命坤以官

己巳，起復慶遠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濮王士輅終獻，樂備而不作。初，禮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於朵殿。五人帝於東西廂，太常少卿王晉言：「有熊氏乃聖祖之別號，因引皇祐故事，竝升於明堂，各依其偶。」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退五官神位於東廂，皆遣官分獻，罷從祀諸神位。用元豐禮也。先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未祔廟，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幄幃，毋設四輅，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一百有四十人，禮畢，就常御殿庭宣制書赦天下。

壬申，詔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寶令於福建路任便居住。

日麻寶今年正月壬辰初降官時已降旨福建路任便居住，不知敕後何

以又降此旨也。熊克小麻今年四月末書成俊卿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責散官安置案。日麻寶去年十月辛酉用汪澈陳俊卿章疏罷鎮江都統。今年正月壬辰落節，克恐誤。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几筵殿行禮。中書舍人楊邦弼卒。大臣言其貧，詔賜銀帛二百疋兩。

甲戌金人犯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張中彥與其陝西都統喀齊喀。

喀齊喀洛索孫初見紹興十年十一月

將五千餘騎。自

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爲三寨。至是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來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玠方受賀。卽肩輿上殺金平。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卻之。玠遣將官高嵩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敵。敵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玠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略。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見玠計事。剛中乘皮輿以避矢石。人皆哂之。剛中聞劉錡制置淮南。因對玠談琦之美。玠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譽之。玠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爲然。

丙子。知資州王堡言。蜀中地狹民稠。衣食不給。在去歲。以仲冬朔日給貧民常平義倉米豆。日一升。十歲以下半之。至三月終止。緣蜀中常平窠名。自軍興皆以移用。而義倉非水旱不可擅支。乞以義倉米豆通融支散。又請民戶所輸畸零物帛。依舊法合零就整。同旁納送。皆從之。少師瀘州軍節度使致仕榮國公錢忱薨。其子權戶部侍郎端禮以憂去位。詔贈忱太師。擢其孫右朝奉郎竽爲直祕閣。丁丑。詔帶職正郎因事奪職而不降資。或雖降資而非犯入己贓私罪徒以上。及臣僚因言者而無贓私罪者。雖非得宮觀。竝許以致仕恩澤。任子帶職員郎。未經奏薦而落職未復者。亦如之。以給事中黃祖舜等看詳有請也。

事初在七月丙申

庚辰給事中兼侍讀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開封府進士劉蘊古特補右迪功郎添差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蘊古在北作提盤販賣釵環者。往來壽春樵場與南客語。欲歸朝言南北利害。有好異者。接引使歸朝。至則書上。遂有是命。時又有進士梁淮夫者。應天人。大父陟官至朝奉郎。元符末。坐上言入黨籍。至是淮夫自北來歸。見大臣言北事。大略以爲自金亮篡位以來。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大興土木。軍民離心。又金人所射弓。不過五斗。其器甲非如本朝堅利。若我兵遲遲不決。萬一亮死。更立新君。或土木畢工。稍革暴政。則人思息肩矣。彼中百姓延頸以俟天兵。若聞再議講和。則民心必變。又河北盜賊已起。萬一此徒益熾。假仁義而行之。其爲患不在金人之下。今宜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騎侵陝右以下關。中。彼必以精兵盡赴關中之急。然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晉。斷其歸路。又條上在北聞見事宜十九事。大略謂北軍畏怯。無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且宿將已盡。今之所用者。惟歸朝人馬。又鞍馬亦不多。其所括水軍。皆灌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識江海水性。今敵之千戶。每人但有甲兵三百人。萬戶九百人。其餘皆民兵簽軍。實無鬪志。又言金人所憚。惟劉錡。李顯忠。又言金人令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戰船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各人補忠翊校尉。俟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去年十一月。唐蔡州報沿邊有人馬甚衆。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往往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移他郡。迎問南兵。至期久而無耗。皆怏怏悵望。又言中閒金人收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穀熟縣。往往擄掠良人妻妾。奪取財貨。其酷無異金人。百姓之心。皆始失望。今宜預先戒約。使官軍所至秋毫無犯。最爲要切。又言。

金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煞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簽鄉軍收江南。金主出麟作上京轉運使，繼而身死。又言：金人未修內以前，米斛極賤，米不過二三百一石，自修內後，連綿水旱，螟蝗間作，賦稅之內，以和糴爲名，強取民間者，如帶糴貼糴借糴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八次。民間有米，盡數爲之拘括，無則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積蓄多，而民間乏食。是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始視事，遂漸發諸軍往襄陽。京西湖北制置使成閔以鄂州左軍統制郝最權知襄陽府。

郝最知襄陽，日廩不載，但於明年四月乙未書王宣知襄陽府。郝最令依舊歸軍，趙姓之遺史云：成閔至鄂州，受左軍統制郝最金三百兩，令最知襄陽府。自此當知閔爲不足與成事功矣。以事考之，郝最知襄陽府，

必在吳拱改除之後，故因拱受

命書之，當求他書係其本日。

辛巳，上謂宰執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嘗親閱，往往至夜分。陳康伯曰：陛下乙夜之覽，豈不重勞？上曰：誠恐其間不無利害。又曰：方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以筆硯自隨，每思得一事，卽札記付外行之。康伯曰：陛下憂勤，雖湯文味爽日昃，何以過之？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金安節試給事中，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上召見，師中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

右通直郎韓元吉爲司農寺主簿。

元吉已見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秉義郎主管高郵軍官莊陳順特轉一官，忠翊郎監

高郵軍官莊車定方減二年磨勘。時高郵軍初復，闕兵與糧，順定方各集義兵數百人，自備衣糧器械，轉

運副使楊抗言於朝。乃有是命。

癸未。言者論攻守竝用。兵之善謀也。今劉錡在維揚。則令分萬人自楚。泗入山東。成閔、吳拱在荆襄。則分萬人自襄漢入京西。吳璘在興州。則分萬人自仙人關抵關陝。惟陳、穎近京都。金人聚精銳於此。未可即攻。則遣王權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回翔廬、壽。聲言深入。別遣戚方在江州。以萬人擇利而進。蓋大軍持重。偏師擣虛。

使智者爲朝廷計。無出於此矣。詔劄與諸將。時將作監兼建王府贊讀張闡亦獻三策。一。增沿江諸處之守。以張威聲。二。益京西、淮東之兵。以爲犄角。三。修江南諸郡之備。以自藩蔽。且言。金無故背盟。天怒人叛。臣三說或行。將見敵人進退跋扈。必爲其衆所斃。且鳥獸散矣。

甲申夜。楚州劄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銀牌天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偃。啓緘。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牒。冀令謄錄。關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嘉、張掄於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遣。可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偃不敢白。卽繳納。轉運副使楊抗。而

錄其副以達輔臣。

此並據徐宗偃紀實。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爲提防。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泣別而行。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泊新河爲遁計。築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總領財賦都絜。江東轉運判官李若川固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行。權